

存钱罐

□陈绍玲(四川)



周末无事整理旧物时,一个被束之高阁的大肚皮弥勒佛存钱罐赫然跃入眼帘,猛然想起这是儿子年幼时,为了培养他存钱的习惯而买的。十几年过去了,淡黄色的镀金表面已经氧化发黑变得斑驳不清,只有那弥勒佛的笑脸依然那么可爱迷人。

存钱罐的顶部留有一条细小的缝,用于投放硬币或纸币,底部有一个两分硬币大小的圆孔,平时用一个胶质的半透明塞子密封着。我小心翼翼地捧着略显沉重的存钱罐坐在茶几前,用右手拇指和食指合力使劲儿,费了好大工夫才抠掉塞子,耳边顿时传来一阵“叮叮当当”清脆的响声,一个个圆圆的硬币如大珠小珠落玉盘似的掉落在客厅的地板上。我弯腰下去,一一拾起散落在各处的大小硬币,有一分、两分、五分的,也有五角、一元的,大大小小几十个竟摆满了大半个茶几。

除了掉出来的硬币,存钱罐里还存有一些纸币。因圆孔太小,我只能用一根食指伸进去,一点儿一点儿地用力往外抠,才陆陆续续抠出一张张被挤得皱皱巴巴的纸币。我把所有的硬币、纸币归集到一处,仔细清点了一下,共有67.80元。钱看似不多,却是儿子当年一分、一角用心积攒下来的,也实属不易。看着那些皱皱巴巴的纸币,我仿佛又看见了那些遗留在岁月深处的过往记忆,唯美而清晰。

其实,给儿子买存钱罐、培养他节约的好习惯,源于我从小耳濡目染受父母的影响。记得在我五六岁时,有一次,我独自在家里的木楼上玩,不经意间发现父母床下的正中位置,竟藏着一个长方形暗红色的小木箱,还用一把黑色的小铁锁锁着。年幼喜欢胡思乱想的我,不由得一下联想起父亲曾给我讲过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故事,心里不由得一阵窃喜,暗想爸爸妈妈不会是背着我们,把家里值钱的稀奇宝贝儿全都藏在这木箱里了吧?强烈的好奇心驱使我立刻趴下身子,小脑袋使劲儿往床底下钻,好不容易双手终于够着木箱了。仔细一看,木箱除被锁上外,上面竟还有一条细小的口子。

可能是因为我爬动时上下抖动,不时有灰尘“漱漱”地从床上往下掉,我的眼睛里也掉进了灰尘,泪水不由自主地就流了出来。我那时被兴奋冲昏了头脑,已顾不了那么多,两只小手抱住木箱就往外拖,木箱竟然丝毫没动。我一下蒙住了,啥稀奇宝贝儿这么沉,居然拖不动?不服气的我又使劲儿把身子往里面移了移,双手紧紧抱住木箱,用尽全身力气向外拖,木箱依然纹丝不动。我努力好几次最终都失败了,

沮丧地趴在床底下,对着木箱直发呆。

就在这时,耳边传来了母亲熟悉的声音:“玲玲,你趴在我床底下做什么呢?”我一下委屈地大哭起来:“妈妈,你和爸爸在这箱子里究竟藏了什么稀奇宝贝,这么重?我抱都抱不动!”妈妈听完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:“傻丫头,快出来,妈妈告诉你!”我一下止住了哭声,迅速从床底下爬了出来,妈妈疼爱地帮我拍了拍身上的灰尘,然后抱起我坐在床边问:“玲玲,你想住新房子不?”我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:“当然想啦!”妈妈又笑着说:“这个木箱呀,就是爸爸妈妈用来准备修新房子用的。”我一脸困惑地望着妈妈,不知道她在说些什么。妈妈看我呆呆的样子,又接着说:“为了修新房子,我们是不是必须要存钱呀?爸爸妈妈啊,就把平时多余的钱放进这木箱里存起来。而且你爸爸为了不让自己平时动这里面的钱,就用钉子把箱子钉在了木地板上,还把箱子上锁后直接把钥匙扔掉了,所以你想抱也抱不动呀!”我一听恍然大悟,原来不是我人小力气不够,而是这箱子被爸爸钉在木楼上了,而且这箱子还是爸爸妈妈用来存钱修新房子用的!我一下对这个木箱子充满了好奇,也充满了期待,希望它能早早地装满钱,然后我们家就有新房子住了。

从那以后,我就特别留意那个红木箱子,有几次还真看到爸爸妈妈把钱塞进箱子里。后来,随着年龄增长,我的兴趣爱好慢慢发生了转移,不再关心那个箱子到底存了多少钱,也不知道父母是何时、咋样取出里面的钱。我只知道,父母后来真的盖起了老家第一栋两楼一底的新楼房。我还清晰地记得,父亲带朋友来参观新房子时,脸上洋溢着自豪而幸福的笑容。

如今已进入数字化时代,微信扫码支付逐步取代了现金支付。有朋友感叹:“现在用微信支付,方便倒是方便,可花钱没啥感觉了,钱就变成了一个数字。以前拿钱出去的时候,还要一张张仔细地数数,拿多了还知道心疼节约,可现在付钱只需扫一下,银行卡上的钱不知不觉就少了很多,钱袋也越来越瘪啦!”随着使用现金的频率逐渐下降,儿时带给我们无限遐想和期待的存钱罐也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野。随着消失的还有当年那份存钱进去的希望,和取钱出来时的兴奋和喜悦。其实,无论是父母钉在木楼上的暗红木箱,还是儿子的镀金弥勒佛存钱罐,它们从来都不只是一个容器,它们还装着一家人对美好未来的期许,以及那些深藏在简单朴素岁月里点点滴滴的幸福与快乐!

豆腐乳的地位

□李淮(四川)

母亲爱做豆腐乳。她认准了菜市场一家卖豆腐的,每年十月,新稻草出来了,她就会去那家摊位买豆腐,做豆腐乳,用土瓦罐大坛子装起来,够一家人美美地吃上一年。

母亲做豆腐乳很讲究,买豆腐之前,要与卖豆腐的大妈打招呼,说要买两板做豆腐乳的豆腐,比一般的豆腐老辣些。大妈心领神会,把预备做豆腐乳的豆腐放在一旁,专等母亲去买。把豆腐买回家,先放一放,母亲说,是敞一敞水汽。而后,先把豆腐切成方方正正的小块,再把豆腐块小心地放入装有稻草的纸箱里。一层豆腐一层稻草,豆腐与豆腐之间有一定距离,摆放好后盖上纸箱子,静静地等待豆腐发酵发霉长毛。

那时,我们姐弟年纪小,调皮,看到母亲做豆腐乳,白生生的豆腐要发霉长毛,总是迫不及待想去掀开看看,豆腐是怎么样长毛的。不过,母亲看得很紧,只要我们靠近装豆腐的纸箱,还没来得及掀开,母亲就一声断喝:“把手拿开!”我们被吓得小手一哆嗦,就不敢轻举妄动了。

百密终有一疏,总有母亲照顾不周的时候,我们终于掀开了神秘的纸箱盖子,豆腐一块挨着一块,像睡着了似的,仿佛在稻草与纸箱的安乐窝里冬眠,没有一点变化。如果仔细观察,颜色似乎有点暗淡,白色的豆腐泛着淡黄色了。悄悄看了两回,觉得豆腐乳就那么回事,远不如踢毽子、跳房子、藏猫猫来得欢快,也就不再关心放在母亲房间里的纸箱子了。

是七八天后,还是十来天或半个月,没有任何预兆,母亲搬来瓦罐坛子,打开纸箱子,买来的花椒面、新打的辣椒面、盐巴一字儿装在碗里摆放在桌前,她撸袖扎围裙,眼里喜气洋洋,也不嫌我们绊手绊脚,也不说我们叽叽喳喳,她要请君入瓮,让豆腐乳在瓦罐坛子里重新活一回。母亲看了看几个碗,大声对我说:“把你爸昨天喝剩的酒拿来倒进碗里。”让豆腐变成豆腐乳,还要用酒来脱胎换骨,这样的事情让我感到兴奋。我赶紧跑几步,搬来凳子站上去,在碗柜里找找,半瓶白酒在手,倒进碗里,端上桌来。

母亲动作麻利,她把长了白色长菌毛的豆腐,一个一个从纸箱里拿出来,先在白酒碗里滚一滚,再依次放进盐巴碗、辣椒面碗、花椒面碗,一滚一放,小小的豆腐块仿佛胖了一圈,才把沾齐佐料的豆腐块放进瓦罐坛子。我觉得这工作比较有趣,也依照母亲的程序,洗净小手,把霉豆腐从纸箱里取出来,酒、盐、辣椒面、花椒面,一样样地过一遍,再放进坛子里。先觉得新奇又好玩,多做几个弯腰动作,眼睛眨了眨,好像有飞蛾误入我的眼睛,用手去揉,手上的辣椒面也揉到眼睛里了,事情没有做好,眼睛还遭了罪,忍不住哭闹起来。母亲只好放下手中的豆腐,洗净手后,拿干净的毛巾蘸了自来水给我擦眼睛。

把霉豆腐放进瓦罐坛子后,母亲说,等两天才能吃,让佐料都渗进豆腐才行,这叫二次发酵。盼望着,盼望着,终于在一天午餐时,一个盘子里摆了两块豆腐乳。那天的饭桌上很热闹,你一坨,我一坨,豆腐乳比父亲从食堂端的回锅肉还抢手。母亲做的豆腐乳又麻又辣,外表深红油亮,内里乳白细腻,口感咸麻辣适中,带有清香回甘,有融合酒香、豆香与花椒辣椒的香料气息在桌子上舞蹈,远比商店里菜市场卖的好吃。两块豆腐乳吃完,母亲看了看我们,又用筷子从坛子里拈了一块出来……

不知是不是儿时的豆腐乳带给我的回忆太美好,如今鬓发渐白的我,仍把豆腐乳当成餐桌上不可或缺的一道美食。